



十八相送
苏童

短篇小说编年 卷叁 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247.7/290+7

2008

十八相送

苏童

短篇小说编年 卷叁
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八相送:苏童短篇小说编年:1995~1996/苏童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.12

ISBN 978-7-02-006443-4

I. 十… II. 苏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0925 号

责任编辑:王 晓

特约策划:卢晓怡

封面设计:elpher

十八相送

Shi Ba Xiang Song

苏 童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8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3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978-7-02-006443-4

定价 18.00 元

自序

苏童

很多朋友知道，我喜欢短篇小说，喜欢读别人的短篇，也喜欢写。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，或者说旅程太长，来路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，最终无从发现了，对我来说，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，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。

谈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，说它一唱三叹，说它微言大义，说它是室内乐，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，说它是微雕艺术，怎么说都合情合理，但是谈论短篇小说，谈论它的内部，谈论它的深处，确是很难的。因为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囊括的短篇小说会让人生疑，它值得谈论吗？相反，一个无法用简短的句子概括的短篇小说，同样也让人怀疑，它还是短篇小说吗？所以，短篇小说历来就让人为难，一门来自语言的艺术，偏偏最终使语言陷入了困境。

年底年前关门算账，有精明的会计替短篇小说的赤字算个账吗？

或者，是有一笔无头债务，只是没人知道是创作欠了评说的债，还是评说欠了创作的债，没人知道是一种体裁欠了文学集体的债，还是一个文学集体都欠了一个体裁的债，再或者，干脆可以质疑，是短篇小说的作者欠了短篇的债，还是短篇欠了创作者的债？

算账不容易，债务不清，再精明的会计也很容易算出个糊涂账。

“欠债是相互的。”短篇阵营内部对外部的关系，是否存在什么债务，傲

慢属于谁，偏见属于谁，很难言说。这阵营的内部，从旧篇到新章，再从旧人到新人，倒是可以算账的。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博尔赫斯谈及霍桑的短篇小说《威克菲尔德》时，石破天惊地提到了弗朗茨·卡夫卡。《威克菲尔德》提前一百年“预先展示了卡夫卡，但卡夫卡修正提炼了对《威克菲尔德》的欣赏。欠债是相互的，一个伟大的作家创造了他的先驱。他创造了先驱，并且以某种方式证明他们的正确。”

以这种方法来看待“债务”，让人豁然开朗，“欠债”也可以理解成一种馈赠了。自然，馈赠也是相互的，所有的霍桑都在创造未来的卡夫卡，所有的卡夫卡也在创造霍桑。所有的威克菲尔德最终将摇身一变，变为格利高里，变为土地测量员，而那个土地测量员有可能亲自拜访历史，测量威克菲尔德离家一条街隐居的地点，与他家的距离到底是多少米。博尔赫斯自己一定创造了某个先驱，而这个先驱一定会被未来的某个伟大的作家再创造。如此说来，短篇小说并没有什么单独的处境，它是与庞大的文学集体同呼吸共命运的，未来的所有《城堡》和所有《审判》，它们会出示一纸证明，来证明短篇小说的正确。

无论年前年底，其实我都没什么账可算，我只是在写一个序。突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在我就读的中学图书馆里借一本书，图书馆的阿姨提醒我，这不是长篇，是短篇小说集，你借去可别后悔呀！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答她的，如果是现在，我会说，不后悔，短篇小说永远是正确的。

目 录

短篇小说编年(1995—1996年)《十八相送》

自序	1
蝴蝶与棋	1
亲戚们谈论的事情	12
棚车	22
小猫	31
玉米爆炸记	41
十八相送	50
把你的脚捆起来	61
花生牛轧糖	71
那种人	81
犯罪现场	102
公园	112
霍乱	123

流行歌曲	134
声音研究	144
表姐来到马桥镇	153
红桃 Q	163
新天仙配	173
线袜	183
粮食白酒	193
告诉他们,我乘白鹤去了	203
世界上最荒凉的动物园	213
两个厨子	223
八只花篮	234
饲养公鸡的人	244

蝴蝶与棋

他们告诉棋手，水边棋舍只是一间草棚，就在对面的湖岸上。你可以走路去，你要是怕走路就搭捕鱼人的小船去。寺前村的老人们端详着风尘仆仆的棋手，他们说，那地方没人去，只有放羊的孩子在那里躲雨躲太阳。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？

棋手拍了拍他的黄色帆布背包，背包里响起了一阵类似石子相撞的清冽的声音。棋手微笑着把背包放到老人们耳边，他说，听，棋的声音，我去那里下棋。棋手初到寺前村就以他的言行引起了本地人对他的注意，他的眼睛当时仍然纯净而明亮，正像他背包里的棋子一样黑白分明。

那年春天我也来到了寺前村。我是听从了一个昆虫学家的建议来这里寻找紫线凤蝶的。当然，假如你了解蝴蝶栖身的习性并且到过寺前村，或许你也会向我提出同样的建议。

再也没有像寺前村这样适宜捕捉蝴蝶的地方了，这么开阔的湖边草滩，这么繁茂的花树灌木，湿润的空气里似乎也浮满了花

粉，有时候你甚至怀疑闻到了蝴蝶分泌物的气味。在寺前村周围你随处可见蝴蝶集队起舞的景象，你把纱兜往空中一扑，扑到的不是一只，而是两只，三只，甚至有时是一堆五彩缤纷的蝴蝶。

我记得那天始终没有找到那种紫线凤蝶，但我捕捉到了红翅尖粉蝶、粗脉棕斑蝶，我的标本夹里还躺了一只金裳凤蝶，应该说我已经感到满意了。我忘了湖边的暮霭已经越来越浓重，太阳也早就跌入了远处的山谷，我曾想起路边的那家小旅店，那该是我度过这个乡村之夜的惟一去处了。

湖沉在暮色底部，水面上隐约浮升起淡淡的雾雨，浅滩上的芦苇无风而动，偶尔能听见鸕鸕和野鸭的叫声。我环湖疾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寺前村一带充满着罕见的安宁气氛，就是这种安宁使我莫名地慌乱起来，我一路小跑地穿过了一片低矮而茂密的桃树林，也就在那时我看见一只被惊飞的硕大的蝴蝶，它掠过我的额角遁入黄昏树影之中，我依稀看见一丝紫色的荧光。我没有看清那只蝴蝶真实的色彩和线纹，但不知怎么我敢确定那就是我苦心搜寻的紫线凤蝶。

小店里空无一人。门厅里的一盏油灯照亮了墙壁和地面的局部，都是灰暗的斑斑驳驳的，柜台实际上是一只学校里搬来的课桌，我的手放在上面摸到了一层油腻和灰尘的混合物，又把手伸到桌洞里，结果掏出了一个笔记本。我猜那算是来客登记簿，在油灯下我看见几个陌生的人名躺在泛潮的纸页上，最近的登记日期距此也已半月之遥。

我始终没有找到小旅店的主人。墙上曾经写过几排字，来客须知，但除了这几个字还能辨认，别的字迹已经完全被胡涂乱抹的

墨汁覆盖了。我又朝着走廊深处喊了几声，回应我的竟然是一只野猫的叫声，那只猫奔过我身边，在旅店洞开的窗户上它回过头朝我喷出一些粗重的鼻音，然后便跳到窗外去了。那只猫使我感到心神不宁，我想在登记簿上写下我的名字，那只猫让我改变了主意。

走廊两侧的房间都锁着门，但最顶端的两间门是虚掩着的，我先推开了第一扇门，里面黑漆漆一片，我把油灯举高了，终于看清满屋堆放的那些农具和化肥袋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红色的塑料雨披，它使我相信这里是有人出没的真实的乡村旅店。我返身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，这次我一推门就闻到了香皂和烟草的味道，紧接着我又看见了床和脸盆架，还有搪瓷脸盆里的半盆污水，这一切让我感到安全，我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标本夹和所有工具。

那颗白色的围棋子是我在临睡前发现的，它就放在枕边，一颗被机器磨成饼形的小石子，在我眼前放出微弱而温和的白光。其实我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一粒棋，我只是喜欢上了这颗圆形的小石子，我以为它是别人遗落在这家乡村旅店的東西。

不知道棋手是什么时候回来的。我看见一个瘦长的男人站在门边朝我这里张望，很明显他对我的出现没有思想准备，他背包里有什么东西嚓嚓地响着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我发现他在朝我这里挪步，我立即警觉地坐了起来。

你睡错了床。那是我睡的床。他说。

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床。我松了口气说，那我换一张床吧。

不用了，你就睡那张床吧。他摆了摆手，把身上的背包解下来扔在对面的床上，然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我预计中的问题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

捕蝴蝶。我说，我是昆虫爱好者协会的会员，蝴蝶属于昆虫类，你知道吗？

蝴蝶？他好像有点愕然，他说，这里有蝴蝶吗？蝴蝶，我怎么没看见有蝴蝶？

这里到处是蝴蝶，可能你不注意吧？我说。

可能我没有注意，我不喜欢蝴蝶。他在脸盆架那儿停留了一会儿，好像在洗手，我看见一个抖动着的瘦长的背影，突然那个背影又转向我，他说，你会下棋吗？围棋，你会下围棋吗？

不会，象棋我会一点。我说，你带着象棋吗？

我不下象棋，假如是象棋我也不用跑到这里来了。他叹了口气说，水边棋舍就在湖那边，有人告诉我围棋二老就在那里下棋，我每天去水边棋舍，但我一次也没见到他们。

什么围棋二老？我问。

是两位老人，不，是两位棋仙。他的声音在暗夜里透出一种激越之情，你不懂的，他说，我学棋八年，一直想到水边棋舍与他们对弈一次，我在找他们，可是奇怪的是我隔着湖明明看见他们在水边棋舍里坐着，我明明看见他们在下棋，但等我走到湖那边他们的人影就找不到了。

他们下完棋走了吧？我想当然地说。

不，假如那么快就下完一盘棋，他们就不是什么棋仙了。他说，我猜他们故意躲着我，明天我要早一点去，我要把他们堵在那里。

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依稀听见窗外下起了雨，雨点打在小旅店的瓦檐和周围的树草上，听来就像催眠的音乐。因为夜雨潇潇，也因为有了一个旅伴，我睡得很好，甚至梦见了那只美

丽的紫线凤蝶。我的梦是被夜半来客的脚步和撞门声惊醒的，那个人在进入我隔壁的房间之前不止撞倒了一件东西，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。

谁来了？我问对面的棋手。

棋手还没睡，他自己在与自己下棋，黑黑白白的棋子摆了一床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走到门边检查了一下门锁，然后他淡淡地说，你睡你的，大概来了一个旅客。

深更半夜怎么还会有人来这里？

我不知道，我在打棋谱。棋手说着又坐到床上去摆他的棋子了，他的表情告诉我他现在需要安静。

但是隔壁房间里的人却并不安静，我先是听见什么重物被乒乒乓乓摔打的声音，然后好像是玻璃被打碎了，我身边的那堵墙也被咚咚地击打着。什么声音？我对棋手说。但棋手埋头于他的棋局，对一切充耳未闻。我无法再睡了，起初我想出去看个仔细，但恐惧使我一直徘徊在门内，我听见隔壁的来客渐渐安静了，后来就响起了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，是一个女人，这一点完全出乎我的预料。

橱柜后面的那扇门是意外的发现，我先是看见那里有几道微弱的光，很快我就意识到那扇门原先是这两个房间的通道。我请棋手帮我搬动橱柜，他很勉强地下了床，但他毫不掩饰地刺了我一句，隔壁来了什么人，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说，难道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他说，奇怪什么？我在寺前村住了半个多月了。告诉你寺前村永远平安无事，否则围棋二老不会选这个地方下棋。

我通过门上的裂缝看见了隔壁房间的景象，一个女人坐在散乱的农具堆里掩面哭泣，我看见她穿着那件红色的塑料雨披，我看

不清她的脸，但从她的两条长辫上可以判断她还年轻，还有她发梢和红色雨披上的水珠，它们一齐在幽暗中晶莹地颤动。还有她手里攥着的一个小东西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清那是一粒白色的围棋子，你认识她？我向棋手招手，你看，她的手里也抓着你的围棋子！

我谁也不认识。棋手钻进被窝说，我只想认识围棋二老。

寺前村的早晨真的是在鸟语花香中来临的。我醒来后发现棋手的床已经空了，我后悔自己贪睡而导致了孤身一人的局面，幸亏窗外的阳光和雨后的乡村景色冲淡了昨夜的恐慌记忆。我背起所有行囊匆匆逃出小旅馆，在经过那个堆农具的房间时我推门朝里面偷看了一眼，一切与昨夜的记忆相仿，只是那件红色的雨披不见了。

我是在去往长途汽车站的路上被那群人追赶的，当时我发现了路边灌木丛上盘旋着几只蝴蝶，其中一只是金裳凤蝶，我总是容易把它当作紫线凤蝶，因此我为了那只蝴蝶耽搁了很长时间，当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已经来不及了，那群人，我猜主要是寺前村的一些干部和社员，他们像一群麋鹿一样迅疾地穿过树林出现在我面前。

你昨天夜里住在小旅馆里吗？有一个男人看上去是干部，他始终伸开双臂示意别人安静，他说，为什么不说话？昨天夜里你住哪儿了？

小旅馆。我竭力镇定着情绪说，我是来捕蝴蝶的，我是昆虫爱好者协会的会员。

为什么不在来客登记簿上登记？男人问。

没有人负责登记，我只住一夜。我说，我来找紫线凤蝶，你们这里禁止捕蝴蝶吗？

只住一夜。男人沉吟着说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为什么只住一夜？

我来不及赶长途汽车回家了。我突然压抑不住地愤怒起来，我朝那群人喊道，那么吓人的旅店，那么脏的地方，谁愿意住？

男人盯着我审视了一会儿，终于朝我摊开他的手，我看见那只粗糙宽大的手掌上躺着一颗白色的围棋子。

你认识这颗小石子吧？他说，是你的吧？

不是我的，是另外那个房客的。我觉得我正在把某种祸端往棋手身上推，我想我不得不这样做，我说，我不下围棋，他下围棋。

那个男人的目光这时候投向果树林搜寻着什么，我听见他在喊，小彩，别害怕，你出来认一下这个人，是不是这个人？

这样我注意到了果树林深处的那个女人，女人穿着那件红色的塑料雨披，两个妇女搀扶着她，也恰恰遮住了她的脸。我听见了她啜泣的声音，啜泣过后便是悲怆的撕心裂胆的尖叫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你们快抓住他！

刹那间恐惧压倒了我，我一边申辩着一边寻找着逃跑的方法，我瞥见了路边的一辆自行车，在那群人朝我挤来之前我飞奔几步，跨上了那辆自行车。

我不记得他们追赶我的具体过程了，当我骑车急驰通过一座木桥后，我回头望了一眼，那群人在河边止步了。他们没有继续追赶我，这让我感到幸运。我怀着历险过后特有的惊悸的心情到了康镇，我记得我挤上长途汽车时全身衣服都被冷汗浸透了。

当然，我也把那些珍贵美丽的蝴蝶标本连同工具扔在了寺前村。

棋手是在去水边棋舍的路上被那群人堵住的，那群人簇拥着

一个穿红色塑料雨披的女人，女人一边啜泣一边低声诉说着，而她的目光始终固定在他的脸上，像火也像冰。棋手觉得女人的目光很古怪，那群人的出现也有点气势汹汹，但他没有在意，他朝他们微笑着，一边拍打着背包里的围棋子，他说，这么多人，你们在干什么？

我们干什么？那个男人冷笑了一声说，正要问你呢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

我来下棋，你们知道围棋二老在哪里吗？

就在这里。男人再次亮出了手里的那颗白色围棋子，他的脸上已经浮现出某种胜利者的表情，这颗小石子，不，这颗围棋是你的吧。

是我的，你在哪里捡到的？

这要问你，男人松了一口气，然后他转向那个穿红色塑料雨披的女人说，小彩，别害怕，昨天夜里是不是这个人？小彩你说，是不是这个人？

那个叫小彩的女人先是捂着脸哭了几声，猛地她抬起头怒视着棋手，她说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就是这个人！

棋手后来是被他们拉拽着走进水边棋舍的，起初他不理解寺前村人对他的谴责和谩骂，他的平静而茫然的态度恰恰更加激起寺前村人的愤怒，有一个青年大叫一声，你还装蒜？跳起来打了棋手一拳。棋手摸到了鼻孔里的血，终于明白过来，他开始苦笑着重复一句话，无理，无理，棋手说，无理，这一招太无理了。

你别装蒜。干部模样的男人夺下棋手的背包，把手伸进去划拉了几下，他说，寺前村人从来不去害别人，你也别来害我们，什么事情都要讲理，你自己也说了。现在该留一句话了，这事你是要公

了还是私了？

怎么公了？怎么私了？我不懂。棋手说。

又装蒜。公了就绑你去公安局。男人说，私了简单，你娶了小彩，留在这里或者带她走。

我为什么要娶她？我不认识她！

还在装蒜，你不娶她谁还肯娶她？

又是无理。棋手高声说，我要下棋，我根本不想娶她。

那个男人的目光落在棋手的背包上，他大吼了一声，让你下棋，我让你下棋，他那么吼叫着开始把背包里的棋子倾倒在地板上，你们每人来抓一把，男人对身边那些人，每人来抓一把，全部给他扔到湖里去，我让他再下棋！

棋手看见许多双手朝他的黑白棋子伸过去，棋手不顾一切地扑倒在地上，用身体保护住他的黑白棋子，他拼命地推那些手，一边推一边喊，我私了，我娶她啦，娶她啦！

从寺前村归来我没带回一只蝴蝶，这个结局你已经是知道了的。但你想不到我带回了一粒白色的围棋子，它不知怎么藏在了我的衣袋里，出于某种玩味旧事的心情，我一直把那粒棋子放在枕边。

我没有预料到那粒棋子会使我每天都想像围棋并迷恋上了围棋，我更没有想到围棋会取代蝴蝶在我生活中的位置，让我从一个昆虫爱好者摇身一变，跻身于本市围棋迷的行列。我一直记得当年的寺前村之行，当然也记得那个到处寻访高人的棋手，在弈棋多年后我终于理解了那个棋手狂热而凄凉的行踪。有几次我向那些资深棋友描述了他的外貌以及他的故事，棋友问：他叫什么名字？

我说我不知道，棋友说那就好了，那就是一个无名棋手，这样那样的无名棋手是很多的。

五年后我重访寺前村已与蝴蝶无关，也与围棋无关，我是跟随一个朋友去收购那里的桃子和枇杷的，那个朋友是个聪明人，他听我说过寺前村的故事，我猜他邀我同行也是为了预防某种不测。

正值初夏季节，寺前村在任何季节似乎都是桃红柳绿花草繁茂的，别处罕见的蝴蝶也依然在湖边开阔地里嘤嘤乱飞，当然我说过我对所有蝴蝶都不感兴趣了。我跟随我的朋友在寺前村的果林里穿行，与寺前村人讨价还价，好多张脸都似曾相识，但奇怪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认出我来了。

我没有想到我会在湖边遇见棋手，我先是看见一个干瘦的男人在那挥舞着捕蝴蝶的网兜，那种熟悉的动作使我感到亲切，我站住了，看着他从网兜里夹出一只黑蛱蝶放进标本夹，我看清了他的脸，我差点叫出声来。

棋手，你还认识我吗？

棋手缓缓地偏过脸看了我一眼，他的神情显得疲惫而憔悴，目光与当年相比也浑浊了一些，他只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回答我。

棋手，你还在下棋吗？你怎么捕起蝴蝶来了？

我不下棋，我捕蝴蝶。棋手这么说着突然朝远处飞奔而去。我看见远处的桃林里飞起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，我猜那一群蝴蝶里可能会有几只珍稀品种，我猜棋手也是这么判断的。棋手抓着网兜飞奔时我下意识地跟他跑了几步，但我的朋友在后面喊住了我，他说，喂，你去干什么？你不是不要蝴蝶了吗，来，帮我装桃子吧。

一筐一筐的寺前村桃子被抬上了卡车，我被人群和水果筐挤